

主编 史华

石榴花开文丛

HUAKAIDESHENGYIN

花的声音

南歌子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主编 史华

石榴花开文丛

HUAKAIDESHENGYIN

花开的声音

南歌子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开的声音/南歌子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8.10

(石榴花开文丛·1-3/史华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5911-8

I.花… II.南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7041号

书 名	石榴花开文丛 (1-3)
主 编	史 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烁
责任校对	李兰华
责任印制	焉松杰
印 刷	北京人卫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25.125
插 页	8 页
版 次	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5911-8
总 定 价	58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

韩 起

南歌子是一个美丽的姑娘,她的散文,像她一样美丽。

南歌子十七岁发表处女作，此后二十多年，在繁忙的学习、工作中，笔耕不辍。

南歌子从她幼年,我就看着她一天天长大。她的文学创作道路,我历历在目。文如其人,南歌子仿佛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娘。她现在已经四十二岁了,但是,无论她的相貌,还是她的性格,仍然像一个小姑娘。至今,还有陌生人,或者是偶然邂逅相识的新知,问她:你结婚了没有?

她天真率性。她生活、工作在国防企业，紧张的劳动，严格的纪律，不允许她去关注梳妆打扮。她的一切，都处于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状态。她很善良，又很天真，身上总有一种清纯之气；所以，在常人的眼睛里，她就显得有些另类：很讨人喜欢，又容易遭人算计。她的散文，无论优点，还是不足，都是她这种天性使然。

现在,我结合南歌子的散文,谈一点关于散文的意见。



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文体

中国的散文最为悠久。最早的散文，可能就是《周易》中的一部分卦的爻词。比如《贲》卦，我看就是记录母系社会中，一次求婚的过程。我把它写成了一篇散文，题目叫《婚事》。春秋战国时期，《战国策》、《庄子》等等，其中有不少优秀散文。汉赋，是诗和散文的融合。研究诗的人，说赋是诗歌的早期形态。那么《诗经》比赋早得多，诗的形态已经很明确了。研究散文的，说赋是散文的早期形态，那么《战国策》、《庄子》呢？

一种文体，越是悠久，越是难写。如同科学，某种科学的历史越久，后人要突破就越困难。比如数学，到现在那个一加一的哥德巴赫猜想，仍然没有解决。

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，散文一直同史、诗并列，视为“大说”。朝廷提倡，儒家尊崇，所以散文和古典诗歌一样，佳作如林。《古文观止》收录的散文，并没有达到观止的程度。可以说挂一漏万。但其中收录的，也确实都是精品。

我非常喜欢《古文观止》，这是我学习写散文的范本。为什么散文发达于中国？这是中华民族特殊的审美体验造就的。这个话题太大，牵涉到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，是专题讲的内容，我这里不展开说，下面结合评说南歌子的作品，需要的地方再谈一点。



当代文化背景中的南歌子

中国当代文坛，是散文的膨胀时代。散文的生产力大跃进了，足可称世界第一。但可读的好散文，却如大海捞针。比之古人，当代文人真是无地自容。

现代滥竽充数的散文的泛滥，与环境有关。先说有关处：现在报刊多，阵地多，编辑、记者的从业人数，也是空前的。所以，有资格写这种滥竽充数的散文，又可以发表出来的，只有两种人：一是报刊编辑、记者；二是名人、名家。滥竽充数的散文，还会永远热闹下去，这里有市场因素、交际因素。我办过报纸，深知其中个味。人是生活在世间的，不可能生存于真空。人情关系，任何时代都无法摆脱。如注水的友情散文，自古有之；今后也绝不会消失。至于名人散文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《延河》收到一组散文，编辑传阅，都说不好，不同意发表。但此人是北京名家、文坛官员，总编忙着工作，说服编辑发表。杂志出来，机关内外的作家，见了编辑就问，这种滥文章你们也发？

但是得发，因为人家是大官，得罪不起。

我办报纸，报纸高峰时发行12万，基本没有广告，全靠卖报钱维持生计。所以每期报纸，我都苦苦考虑卖点。就这样，我也无法拒绝权势文字。有一次，一个官员拿来一篇游记，一万七八千字。要用，占我两个版。一旦发表，必然面临全国各地销售商的退货，严重的，可能会失去他们。此文可用于刊物，不宜用于报纸。但我又不敢不用，便打电话商榷，

能否删节。对方拒绝了。但为了报纸大局,我还是删了四分之三留了半版。但报纸一出,作者大怒,电话声讨。

在这种文坛的软环境背景中,我们现在来评价南歌子的散文创作。

南歌子生活、工作在国防企业,而且许多年在大巴山腹地,与外界沟通不易。她每天要工作,要操持家务,读书写作的时间极为有限。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,把这个文学爱好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,就是一种难得的、值得赞扬的精神。这里,没有名和利的营钻;她写作,很多时候,只是为了自己的感情抒发。

南歌子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。这从她的这部散文集中,读者可以看得分明。她进入二十岁时,我曾指导她写小说。后来,我很快发现,她不是写小说的材料。她生性太善良,太天真,她把别人总是想得很好。她仿佛一朵莲花,在污泥浊水中,依然不改其洁。当然,她也并非有意为之;她的天生本性,让她想改也改不了。

她的这种天性,使她只能在散文的领域自得其乐。

南歌子的一些作品得以发表,全凭投寄。有些是投寄后,方结识了编辑。

真挚,是好散文的灵魂

好散文的标准,我以为,都在《古文观止》之中了。散文是中国的特产,外国没有。现在出版的外国名家散文,其实国外叫小品文。西方文坛不看重小品文,专职为报刊写小品



文的作家，我与他们交流中，他们也坦诚自己是三流作家。不像中国，几千年高高在上，与诗、史一起居于“大说”之列。散文家的地位，远远高于小说家。散文无定法，核心就是感情的真挚，感情真挚了，什么题材都能出佳作。说一件小事。80年代初，有一天，《延河》一位老编辑，突然看到一篇好稿子。那时老编辑们许多是从延安时代过来的，对来稿很负责任。一看到好稿子，就兴冲冲送给其他同事看看，这篇文章我看不错。这次老编辑看到的好稿子，只有不到两千字。作者是榆林人，写母亲养鸡，很感人，生活气息很浓。马上发表，反响不错。后来编辑去陕北组稿，主编还专门交待去看望这个作者。编辑找到这个作者，大吃一惊。作者只有十六岁，还是个孩子。一了解，他写的就是他妈养鸡。当地文化单位认为他是文学苗子，加劲儿培养。年轻人也来劲了，勤奋写作。但他以后，再也写不出一篇达到处女作水平的作品了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作品。

此类例子，我还接触过一例。是西安市粮食局的女干部。她写了一篇《奶爸》，是我编辑发表的。文字不太过关，我帮助顺了顺。关键是内容有血有肉。发表后反响不错。但她也是仅仅发表了这一篇，既是开始，也是结束。我找她谈过，提起这篇文章，她泪流满面，说了许多奶爸的故事。说得我都流泪了。有许许多多，她还没写进来。写进来的，是顶尖感人肺腑的。你说，这样文章怎能不好？就是她文字不行，编辑稍稍一顺，也就解决了。那种生命体验，是千金难买的。



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呢？两个人都不是作家，可以说也无心当作家。情动于心，偶尔写了一篇，竟成佳作。对于他们个人，属于空前绝后。这两个例子，道出一个真理，散文的真挚，来源于真实。瞎编，出不了好散文。写文章，连自己都打动不了，还想打动别人，怎么可能？孙犁的散文，清新而简明，很耐读。他写得朴实，不花哨。但文字中流淌的，是赤子般的真挚。我读了几十年，百读不厌。有时读着读着，能兀自笑起来。不是他文章中有什么幽默，而是我看到了一个倔巴老头的形象，就是孙犁自己。孙犁有个散文集，叫《澹定集》。这是取刘向《九叹·愍命》的话：“心溶溶其不可量兮，情澹澹兮若渊。”表达一种静穆的心境，非常难得。只有有这样一颗静穆的心，才能有一颗真诚地对待生活的心，才能得到澹然无极、众美从之的审美效果。孙犁还有一本散文集，叫《尺泽集》。他在《后记》中说：“尺泽虽小，希望它是清澈的，没有污染的。它是从我的心泉里流出来，希望能通向一些读者的心田里去。”这就把散文的写作境界，说到骨子里去了。

以这种角度看南歌子的散文，会有一点类似的感慨。

至诚如神

其实每个人身边，都有感人的生活。敏于感受，敏于捕捉，都可以写出好散文。关键是真挚。中国“四书”中有个《中庸》，我特别欣赏四个字：至诚如神。写散文也是这样，感情、体验，到那个份上，下笔如有神助。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为

什么感人？真挚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为什么感人？真挚！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，晚年参加儿童画展，非常感慨地说：“我和他们一样大时，就能画得和拉斐尔一样，但是我要学会像他们（儿童）这样画，却花去了我一生的时间。”另一位大师柯罗说：“我每天向上帝祈祷，希望他让我变成孩子，就是说，他可以使我像孩子一样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观察自然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孩子像一张白纸。纯真，善良，不带任何偏见，最接近艺术体验所必需的心理品质。我记起几年前，我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，在旧书摊上买了部《赵树理文集》。因为我也喜欢赵树理的文章，就和他谈赵树理。他说，现在的年轻作家不喜欢赵树理了，我看他们是害怕赵树理。像赵树理这样的纯净的白描写法，他们学都学不会。花里胡哨当然好学。书本上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词汇。赵树理的文字，在生活里，在情感体验里。老作家说得有道理。《赵树理文集》中也有不少散文，你学学看，学不来。但是你看几篇当代一些所谓“名篇”，看一篇你就能模仿再写一篇。近几年看点散文类杂志，不过都是买过期的，五六毛钱一本。很难看到能打动我的散文。连周作人那样冲淡的散文也很难见到。很多散文矫揉造作，玩词藻，玩哲理。读起来，行文典雅，莫测高深。读完了一品味，没劲儿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作者在绞尽脑汁，刻意作文，没有体验。什么是体验？这个概念来源于德语，我过去查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，说是“机体对发生在身体外部的各种事件的知觉过程”。我请教外语学院的老同学，老同学又请教德语老师，才知道德语的“体验”，就是指对生命的体验。没有生命体验的散文，再花哨、典雅，也不是好散文。





这让我想起苏东坡，他最崇拜的诗人，不是李白、杜甫，而是晋代陶渊明。他说唐诗好学，就是陶渊明的诗学不了。他刻意学陶诗写了近百首，最后说只有一首有点像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中国古典美学问题。中国崇天道。文章怎么接近天道？体现天道？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中说：“所谓天者，纯粹朴素，质直皓白，未始有与杂糅者也。”这就是天：纯粹朴素得像一张白纸，上面没一点颜色污染。《老子》进一步说：“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。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既（尽也）。”陶诗写于晋代，两千多年后我们一看就懂，可见白话到什么程度。但他平淡简易、质朴自然，而又意味深远、妙趣天成。就是老子说的“用之不可既”。这也是中国《周易》开创的美学精神：不易，简易，变易。现代许多散文，写什么哲理，想写点教训，只能是浅薄。大哲学家自己就说，哲学属于时代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。这个时代你讲的哲学，几十年、几百年后就是胡说八道。你看明朝张岱的散文，现代周作人、孙犁、巴金的散文，都有点陶诗的味道。你可以学余秋雨，可以学当代许许多多所谓名人名篇，但你很难学会这三个人中的散文精品。我看，很多时髦的散文，几十年后，都会“尔曹身与名俱灭”，这三个人中的有一部分散文会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国画也如此，吴昌硕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石鲁等等，现代都有人学，很多人学得惟妙惟肖。但八大山人没入学，学不了。八大山人不用色，就是墨。画儿冷、寂、枯、淡，谁也不敢学，谁也学不会。八大山人，草字竖写，不哭不笑，这就是八大山人的内心世界。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后代，明朝亡了，他这个皇族隐姓埋名，与山水僧道为伍，借酒



浇愁，写诗画画。亡国之痛天高地厚。他画里盛的是他那颗心。谁能学？他的画现在特别值钱，就是徒子徒孙少，独树一帜。这就是至诚的贵重。别人玩技法，陶渊明的诗，八大山人的画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《背影》，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，鲁迅的《野草》，巴金的《随想录》，周作人的《乌蓬船》，都贯注的是真挚的感情。技法好学，才情再好，但感情无法再现。

凡散文大家的名篇，都是过了中年才写出来。要说写散文，我认为还是明人提出的那个“性灵”。凡性灵之作，贵在天真，坏在矫情。其实我们仔细想想，人的一生，就是一种日趋平和简单的过程，越是简练自然，就越是接近实实在在的本真。

写散文，我认为，还是《中庸》说得好：至诚如神！——
美丽的童心

有了上面的论述，我们可以回头看南歌子的散文了。

她的一组散文“心香一瓣”，全都是写花儿的。其实，南歌子的很多散文，如果在散文中分类的话，应该属于散文诗。我这里选了两篇：

佛 兰

本是荒山野岭的物种，融天地之精灵，修菩提之本性。千百年的风雨浇铸，诞生了生命。第一团秀色，吐一派清幽，细细的筋脉，倾诉着“悟”的觉醒。庆幸远离尘嚣，无畏深远

寂静,只修这一口兰的气息,博得个“佛”在心中!青瓦,红墙,一树松,几块刻于黄泥的,水仙,古时画怕画?半窗雨。少人山。我没有子建的才高八斗,无法描述你宛若惊鸿的情影,可我曾在暮霭升起的时候和你一起吟诵那些绝妙的诗句。青瓦,红墙,一树松,几块刻于黄泥的,水仙,古时画怕画?半窗雨。我不及屈子的悲放情怀,无法领略你惊天动地的情感,可我也曾在雪光晨曦中神游过你的竹林,解读那点点泪痕。

只是,你的生命不该属于童话传说,你的内容也不该是青灯黄卷。娇小的花朵不是玉盘金盏,葱茏的叶片也不是翡翠堆砌。你清淡的芬芳不应为香烟缭绕,你追求的境界也不应是供养于案。青瓦,红墙,一树松,几块刻于黄泥的,水仙,古时画怕画?半窗雨。

你是世间纯洁真实的生命,一盞清水,一片葱茏,一缕淡香,一丛盈盈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面对你的一袭清寒,一派悠然,一脉洁净,一份从容,我不能不对你肃然起敬,屏息敛容。感念你的一段绝唱,一片神圣……

我之所以选它们,是我觉得这两篇符合南歌子本人的气质,她的散文的个性,是一个很好的譬喻。

我们从孙犁的散文中,能看到一个倔巴老头的形象。我们从南歌子的散文中,一定会看到一个纯真的女性的形象。

“十七岁的梦”是她二十岁左右的作品。当我们看完全书,我们看到,她还是她。她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姑娘。她的散文的所有优点和缺点,全部由此而来。她已过不惑之年,但是她的内心世界,还是一个不谙世故的少女。她在家中是一



个好妻子、好母亲；她的家庭是安宁的、幸福的。但是，她的工作环境却并不如意。她善待别人，别人不一定就善待她；她对人的真诚，往往成为欺诈者的通行证；她想的是为别人做好事，别人想的是如何损害她而利益自己。而她的个性，偏又学不会奸诈。这就是她的人生悲剧。她在《秋叶》一文中，有很真切地表达：

我是一片秋叶，飘落在冰冷的世界，没有阳光，没有绿色，远远望去，只有冷漠的星和高傲的月。寒风不时来侵扰我，令我翻滚，令我爬跌。尖啸的笑声，在讥讽我的无奈。

我想哭，干枯的体内没有一丝水分；我想笑，颓败的心情挤不出一点儿神态。我只能在自己孤独的影子中，自怜自爱……

我不相信命运，命运却把我作弄。从最高的顶端落下，没有泯灭过希望，落入尘埃，才感到痛苦的实实在在。回去已没有可能，再难洁身自守。在肮脏泥泞的土地上，各种折磨接踵而来……

一只大脚在我身上重重一踩，我挣扎着，折断的肢体渐渐裂开。我还有细细的筋脉，痉挛地蜷曲重叠。于是，我狂呼，我跳跃，直到彻底的毁灭……

这就是她生存中的心境。

当我们把这三篇散文放在一起读来，中年以上，生活经

验成熟的人们，一定会扼腕叹息，感受到一种美被摧残的无尽的惆怅。哀一不人限，人限并善鼓。意咬不书哇聚在书工人限 是的，南歌子的纯真的童心，发之于外，写成文字，有时候，只能借助于题花赋草、镂月裁云，寄托性灵，抒发爽洁的趣味所向，仍然是那一颗童心。

南歌子的散文，年纪大一些的人读来，会感觉缺少一种人生的况味，生活的深邃。然而，这也正是她的心性所在。

有人说，散文是一种夕阳艺术。我是认同的。因为人老了，阅历深了，知识丰富了，看问题，理解问题，会有穿透力，更少激情，更少冲动，更富理性。但是，有些年轻人的散文，抒发年轻人当下的感受，也很受年轻人的欢迎。南歌子的散文，也有这样的效应。

追求的春天

南歌子自幼就是向往追求的人。受家庭环境的影响，她爱上了文学。她的写作开始很早。她想当小说家，但是终于写了散文。我告诉她，她是写散文的材料。小说和散文的不同处在于：

第一，小说家的思想是隐蔽的，有时无异于一座迷宫，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，人们就概括为迷宫小说。比如卡夫卡的小说，在小说里，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深藏不露，可以说是庭院深深，云龙渺渺。散文家正好相反，散文家的思想是开明的、开朗的，表达唯恐不妙、不达。

第二，小说隆重地展示过程，没有必要明确揭示什么。



着重过程的起承转合,人物在其中的喜怒哀乐。散文正好相反,它高度地省略过程,明确地揭示结果,不捉迷藏,不似是而非。

第三,从作家的才智上讲,小说更多的是作家才气的表现,散文却是作家智趣的表现。

第四,散文是讲究语言的,但小说的语言却可以放在次要地位,有的优秀小说,语言可能还很糟糕。但是散文的语言必须讲究。或典雅,或萧淡,或华茂,让人读来芳香满口。

读过南歌子的散文,朋友们会有更强烈的感觉:她是写散文的。

南歌子工作得早,工厂在大巴山深处。她在基层,工作忙。孤零零的一个厂子,生活圈子狭小。每天从工厂到家门;从家门到工厂。这从她散文的取材中,可以看得出来。

她的散文语言很美,很华茂。这是写散文诗的手法。我时常劝她写人物,写身边的生活。但是,工厂的生活是枯燥的。每天面对的是没有生命的钢铁,各种精密的机器。她从出生到如今,就在这个环境中生活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她的个性,不会和人勾心斗角,不会纵横捭阖,她拥有的,只是那一份真挚。

在繁忙的工厂劳作中,她坚持了写作。仅此一点就值得赞扬。古人说,趋名胜于趋利,趋名者有所不为,趋利者无所不为。能有这样一份执着,在物欲横流的今天,就是一个难得的好人,就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。

这次在编辑自己的文稿中,南歌子有了很大的开悟。她已经明白了今后的前进道路。我相信,她会有一次飞跃。语

桥先生说：“成长是一种平和简淡的过程，而越是简淡自然，就越是接近实实在在的本真。”我希望这句话，能够成为南歌子今后的努力方向。

最后，我只说一句话：至诚如神。把握这句话，必出好散文。

2008年3月17日

